

天祿琳琅

古代藏書和藏書樓

黃燕生◎著

藏書



中華文化寶庫・學術思想類 032

天祿琳琅

——古代藏書和藏書樓

黃燕生 著



天祿琳琅：古代藏書和藏書樓／黃燕生著． --

初版． --臺北市：萬卷樓，民 89

面； 公分

ISBN 957-739-287-3(平裝)

1. 藏書-中國-歷史

029.7

89007771

天祿琳琅——古代藏書和藏書樓

著 者：黃燕生

發行人：許錫輝

責任編輯：李冀燕、黃淑媛
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

電話(02)23216565・23952992

FAX(02)23944113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網站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/>
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
經銷代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

電話(02)27999490

FAX(02)27995284

承印廠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

電腦排版：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定價：200 元

出版日期：民國 89 年 6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社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-739-287-3

總序(一)

林慶彰

根

據較新的考古報告，中華文化至少有八千年以上的歷史，影響所及的地區包括台灣、韓國、日本、越南等地，而構成如血親關係的中華文化圈。台灣雖與中華文化的母國有百年之久的隔絕，近來，政府高層更倡行「兩國論」，表示在政治上已一邊一國，但文化的臍帶，則很難加以剪斷。

也因台灣與中華文化有這種血緣關係，了解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，也成了台灣人一種不易拋卻的責任和義務。撇開這點不談，要了解中國的一動一靜，也應從最基礎的中華文化入手，才能掌握中華文化圈的相同點和相異性。這是一種「知己知彼」的工夫。國人應有這種寬闊的心胸，才不會侷限了放眼中國的視野。

要了解中華文化的方式有很多，可以直接到中國參觀考古出土的各種遺

迹，也可以觀賞山川的秀麗，更可以在大街小巷或窮鄉僻壤，訪視民情，也可以從古聖先賢留下的幾萬種圖書中去尋找，但這都不是最簡便的方法。如果能將中華文化的內涵，分門別類，每一門類請人撰寫簡易的人門書，應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民國二、三十年間，王雲五、傅緯平主編的《中國文化史叢書》四十餘冊，則具備了這一構想的雛形，也發揮了傳播中華文化的作用。

但這套書的內容稍嫌深奧，且有不少書已嫌過時。爲了讓全世界想了解中華文化內涵的讀者，有更簡易、更全面性的人門書，我邀請了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劉如仲、李澤奉先生主編一套兩百冊的《中華文化寶庫》。

這套書完成後，台灣雖有出版社出版任繼愈主編的《中華文化史知識叢書》九十冊；劉如仲、李澤奉主編的《中國文化史叢書》六十六冊，但涵蓋面都不及這套《中華文化寶庫》。這套書即將陸續出版，是想全面了解中華文化最簡易的人門書，值得向讀者推介。

西元一九九九年八月 序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
總序(二)

劉如仲 李澤泰

應

臺灣萬卷樓出版公司之邀，我們主編了這套《中華文化寶庫》。其以數千年來中國歷史、文化的內涵為主體，分類編選，圖文並茂，文字力求實而不華，簡明易懂。本套書大類為人物、思想、經濟、科學、宗教、文化、文學藝術以及社會風俗等方面。時間從遠古到清末。

任何一個國家，都有其歷史發展的過程，不論它的時間有多長，年代有多久，各國的先民都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創造自己的歷史和文化。任何國家的人民都很尊重本國的歷史和文化。尊重本國的歷史文化，也是愛國的一種表現。既要尊重它，就要了解和學習它。

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，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優秀歷史和文化，而不是指單一的漢族歷史文化，它的形成與發展，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

詩，也是一軸綿延不斷的中國歷史畫卷。中國地廣人多，各地區歷史發展極不平衡，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相差甚遠，又不與歷史的總體進程同步，因此，我們在編選和撰稿時，必須以其主體而言並兼顧各面。

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比較清楚，每一個朝代差不多都有興衰更替之迹，其歷史文化又有其形成、發展、衰落的規律，但又呈現起伏交錯狀態。對各個方面，本套叢書力求全面、系統，但又實難做到，各書內容又多有交叉與互見，這可以多層次或多角度地進行描述，從不同方面或不同角度剖析同一歷史事件或文化，以增強其接觸歷史人物和歷史文化的機會，有助於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。

本套叢書從選題到確定體例，始終得到林慶彰先生和許鈺輝先生、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部份先生們的幫助，均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。

本套叢書內容廣泛，編審時間短促，疏漏錯誤之處，尚望各界學者同仁及各位讀者不吝賜教，俾能遵循改進。謝謝！

自序

中

國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國之一，歷史悠久，文化燦爛，科學昌盛，一向居世界之首，曾爲人類社會做出傑出的貢獻。遠在四千五百多年前，黃帝之史倉頡肇創文字，始有書契以表達意見，傳播文化。歷代賢哲遺留至今的圖籍，據近人統計，不下八萬多種，而殷商甲骨刻辭、商周金文、秦漢簡牘、以及敦煌石室的書卷圖籍、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，尚不計算在內。這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策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的瑰寶，也是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。造紙術和印刷術都是中國偉大的發明，自是，圖書的流傳，以紙張代替了竹簡和縑帛，雕版印刷代替了手寫，人類文化因而迅速發展，以至於今。圖書

既有這樣偉大作用，所以在官家有石室金匱之藏，儲諸蘭臺東觀，沿成定制；私人學者亦闢堂築閣，以永其傳。觀於明代皇史宬、清人四庫館庫、范氏天一閣建築結構之堅固，保管之謹嚴，良法美意，令人歎絕！炎黃子孫締造的祖國歷數千年仍能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者，實與大量文化典籍之流傳、民族意識之培養鼓舞有重大關係！

蘇松黃君燕生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，好學敏求，而立之年嶄然見頭角，發為文章，見重士林，尤邃於圖書目錄、版本、校勘之學。近見其所著《古代藏書和藏書樓》一書，概述書契的發明，圖書的傳鈔及刊刻流傳與歷代公私收藏與保管，以及經歷厄劫聚散情況。廣採史籍，提其綱而舉其顛末，文詞通暢，淺明易解，俾國人瞭解古人公私珍藏寶笈的史實與完善管理之道。其於發揚中國文化、宣傳愛國主義，亦大有裨益。余讀其書而深好之，因濡筆而為之序。

目錄

總序(一)

總序(二)

自序

一、書的產生和藏書起源 1

二、秦始皇的收書和焚書 11

三、漢代的蘭臺和石室 17

四、自燒藏書的梁元帝 27

五、聚書三十七萬卷的隋煬帝 33

六、唐代的四庫藏書 37

七、五代十國的藏書和刻書 47

- 八、宋代的圖書徵集與三館祕閣 51
- 九、兩宋的學者藏書和書院藏書 65
- 十、元代的官私藏書 81
- 十一、明代的文淵閣和皇史宬 85
- 十二、明代的私家藏書 95
- 十三、歷盡滄桑的天一閣 111
- 十四、脈望館、絳雲樓和汲古閣 121
- 十五、《四庫全書》和清代的官廷藏書 131
- 十六、清代初期的私人藏書家 147
- 十七、注重版本的乾嘉學者 167
- 十八、晚清四大藏書樓 187
- 十九、嘉業堂和涵芬樓 201
- 二十、近代圖書館的興起 211

一、書的產生和藏書起源

上

古時代，人們交流思想、傳遞信息只依靠語言，這種口傳的聲音轉瞬即逝，既不能傳遠，也不能持久。爲了便於記憶，我們的祖先就將有關見聞編成歌謠、諺語、故事，教童誦讀，一代一代傳播下去。不過，這種口頭流傳的書有其靠不住的地方，一個故事，經過千百人的傳講，往往就走了樣。所以，當人類的認識能力有了進一步提高，又發明了新的記憶和傳播知識的形式——結繩記事和勒石刻銘。結繩在一根繩子上繫出大小不等、位置不同的結子，用來幫助人們記事，或者表達某種意圖；大約與此同時，人們還在石頭和樹木上刻線、畫圖，表示自己的觀念，某些常用的圖逐漸簡化

爲一些具有特定含意的符號，於是產生了文字。文字的發明標識著人類跨入一個新的時代，因爲文字是一個民族共有的記錄語言的工具，它具有固定的含意，能夠組詞成句，表達豐富的內容。當人們已經熟練地運用這些文字記錄有關事情，並積累成篇，刻於金石、寫於簡帛的時候，便產生了有形的書。在中國，至遲到殷商時期，就已出現這樣的書。

清光緒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九年），在今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出土了一批龜甲和獸骨，這就是商朝人用於占卜的文書，而安陽正是殷商後期都城遺址。根據史書記載，上古時代，人們用占卜預測兇吉，凡帝王出巡、祭祀、征戰、開耕、祈年，都要禱告天神，占卦凶吉，其方式是用龜甲或牛羊胛骨，在背面鑽鑿，根據燒烤後出現的裂紋的形狀，確定是凶是吉，同時，把占卜的時間、事項及占卜人的姓氏刻在旁邊，以備日後證驗。安陽甲骨卜辭的發現，不僅爲研究上古文字和史事提供了可資憑考的例證，也爲瞭解古代圖書的起源展示了直觀可據的材料。

商代以來，青銅器的使用已很普遍。人們將文字刻印在青銅器上，稱其為銘，這也就是後人所說的金文。現存商代銅器上的銘文比較簡單，多數只有幾個字，只用來標明器物的用途及主人；西周的銅器銘文就多了一些了，有的長達上百字，記述的事情也很具體。陝西岐山出土的倣匜銘文有一百五十七字，是一篇訴訟判詞；扶風出土的牆盤銘有二百八十四字，是一篇敘述西周文、武、成、康、昭、穆諸王業績的頌詞。

在石頭上作畫或刻寫文字，也是許多民族原始時代共有的特徵。現保存在北京文廟的石鼓上都刻有描述狩獵的詩，字體為秦小篆，一些學者考定，這些石鼓是東周初年打造的。在石碑上刻寫文辭的風氣直到有了帛書和版印圖書之後仍盛行不衰。歷代都有不少著名的石刻，有的刻在長方石碑上，有的直接摩刻在崖壁上。石刻銘文可供人憑覽，也可用來傳拓，所以又具有傳播復錄的功效；從這個意義上講，石刻稱得上是版印圖書的先驅。

甲骨文和金石文是古代中國最早的文字記錄形式。在當時人看來，這就

是記述歷史、傳播知識的書，但從現代科學意義上講，它們還不能算正規的書。一方面，這種記錄形式文辭簡短，最多也只數百字，僅相當於一篇短文，記載內容單一，多用作憑據，與結繩記事的意義差不多，甚至不如「口碑」記述的內容豐富，只能勉強充作宮廷檔案；另一方面，這種寫在獸骨、銅器、石頭上的方式，既不便於閱讀，也不易於收藏。所以現在人們多不把它們視為正式的書。一般認為，我國最早出現的書籍，是寫在竹簡或木板上的，稱作簡冊版牘。

《尚書·多士》記載：「唯殷先人，有冊有典。」意思是商朝人已開始使用簡冊記錄史事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「冊」字是一束竹簡串在一起的形象；「典」字則是將簡冊放在几案上的形象。簡冊自出現後，一直到縑帛、紙張盛行以前，始終是圖書的主要載體。古代簡冊歷經板蕩流離，極難尋覓，現在能看到的寫在簡冊上的書，都是後世出土的。最早發掘竹簡古書是在晉武帝太康年間（西元二八〇年），一個叫不準的人，盜掘魏襄王墓，得

二千五百餘枚竹簡，經當時學者整理，發現是一批先秦舊籍，有《國語》、《穆天子傳》和魏國的大事記年，後一部書就被命名為《竹書紀年》。本世紀以來，簡冊出土日漸增多，比較重要的如西元一九五三年在長沙仰天湖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簡，為戰國時楚國的文獻；西元一九七五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現了一千一百五十餘枚竹簡，內容是秦的法律文書；西元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，出土了四千九百枚竹簡，多為西漢以前古書，其中有失傳千年的《孫臏兵法》。

從出土文物看，竹簡的長度多在漢尺二尺四寸左右，也有短至一尺、長過三尺的。一般每簡寫幾十字，個別多至百餘字。竹簡上的字用墨筆書寫，一旦寫錯了，就用刀子刮去重寫。每簡寫一、二行，再用皮繩或韋繩將這些竹簡依次編串起來，就成了書冊。有時，一卷就是一種書，也有的大部頭書需用好幾卷。這種竹簡形態的書相當佔地方，極為笨重，還不能經常翻閱，否則，連接竹簡的繩子（編綸）就容易斷裂。史書載，孔子晚年喜讀《易

經》，「韋編三絕」，即指連接竹簡的韋繩斷了三次。

除了竹簡圖書，一般檔案文書也寫在木牘上，所以古代簡牘常常並稱。《禮記》載：「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」這裡所說的「方」就是木牘，因其相對竹簡來看，是方形的，常被用來繪製地圖和書寫契約，有時還用來傳遞信函，所以古代書信又稱「尺牘」。

在竹簡木牘流行的同時，還出現了寫在絲織物上的書，稱為帛書、縑書、素書、繒書等。成書於戰國初年的《墨子》寫道：「書於竹帛、鏤於金石。」可見帛書與竹簡、金石銘刻在當時是並行的。在帛、縑等絲織物上鈔錄圖書，可折可捲，攜帶和收藏都很方便，所以深受人們歡迎，直到中古以後，紙張已十分普遍，人們仍習慣在縑帛上題字作畫。但帛書也有兩個致命弱點，一是易於腐爛，除了一些出土文物因長年深埋地下，不見日光，尚還完整，地上的傳世品是不多的；二是價格昂貴，除了皇室貴族可以隨意積存外，一般民衆是難得享用的，這也是帛書未能取代竹簡成為書的主要形式的